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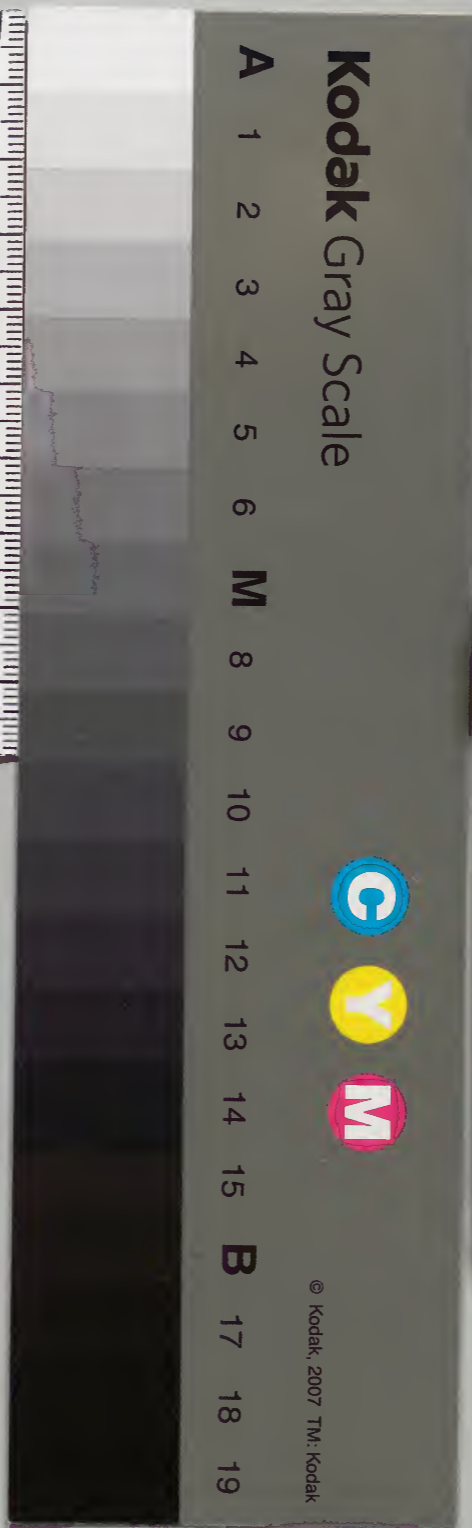
# 禮記集說

漢書門		二〇六三	類
一三九	函	架	
五八五	冊		

內閣文庫		二〇六三	漢書門
三九	函	架	
二一	冊		

內閣文庫		漢	2063
冊數	395	(400)	
函號	369	108	

百百廿廿一之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

淺草文庫

孔子間居第二十九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孔子間居者善其無倦而不

猶使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

間居此別錄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間居言詩則先之以為民父母而繼之以三

王之德為民則在於致五至而行三無三王之德則在於

奉三無私而先今間蓋有為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

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故其序如此

孔子間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

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

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

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鄭氏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橫充也敗謂禍哉也

孔氏曰此篇子夏之問大略有二從此至施于孫子問民之父母之事自三王之德以下問德何以參於天地以終篇末此詩大雅泂酌之篇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也五至三無通幽達微觀微知著豫見禍害使民免罹故為民之父母然四方有福亦先知之此主為民除害故舉敗言之

藍田呂氏曰禮樂之原在於一心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乃一心之用也人心其神矣乎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為神也君子之樂而易者蓋以此也是故能為民父母也

嚴陵方氏曰禮有節父道也樂能同母道也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橫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天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之故也

長樂陳氏曰凱者喜也樂之所由生也弟者順也禮之所由生也君子之於禮樂豈他求哉不過舉斯心措諸彼而已然則不達禮樂之原惡足為民父母乎蓋凱弟出於君子之德性而禮樂皆得所以謂之有德矣然達於禮而不達於樂君子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君子謂之偏為其不達於禮樂之原故也苟達禮樂之原則致五至行三無以橫於天下自無不可矣 又曰五至者君子之德三無者君子之道五至言至則知三無之為大三無言無則知五至之為有五至以有而入於無故繼之以不可得而見不可得而聞三無以無而入於有故終之以施及四海



施于孫子蓋其往反未嘗暫止於隱顯之間是以哀樂必相生則至於不可見聞由不可見聞至於充塞天地之大由天地之大則又至於三無此為民父母不可以不知也馬氏曰凱以強教之則尊弟以說安之則親尊則與父同敬親則與母同愛達乎禮樂之原者蓋非特形名度數之粗而中與和是也中和之道體之足以定用之足以應致之以致己而所以治己者盡矣行之以治人而所以治人者盡矣積而上之至於先見之明先知之神皆中和之所致也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所以養其善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所以去其不善也養其善去其不善則為民父母之道

石林葉氏曰凱則強教而使民尊之父道也故必達乎禮弟則說安以使民親之母道也故必達乎樂孝經言教民親愛莫善於孝而對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教民禮順莫善於弟而對安上治民莫善於禮亦此意也

廣安游氏曰致者致之使來行者行之使達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蓋為民父母必知所以庇民有敗而知之則知所以備之先事備敗使害不及民所以庇民也庇民則可為民父母矣君子治心於杳冥之際而達之以及于天下則與天下為慶善吉祥之福使斯民富壽康寧然則居乎斯民之上非樂易之君子孰為之父母哉

慶源輔氏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者禮樂之本原也此非至仁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不能唯仁故可以作民父母

慈湖楊氏曰禮樂之原即五至五至即三無三無即五起

五起即能先知四方之敗者道不可言孔子欲無言不得已而有言曰原足矣何必言五至五至多矣又何必言三無子夏沉溺於文藝之淵藪斷非一語所能曉數而明之曲而暢之庶幾或觸其機也 又曰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貢以為多學而識之聖人以為非孔子又曰天下何思何慮學者苟有意焉夫子必曰母有必焉必曰母有固焉必曰母有我焉必曰母微有意度如雲氣之蔽太虛矣四方有敗安能知之知四方之敗者必其不識不知者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亦自先覺何也意慮不作而本清本明之性自無所不照故也此非口舌所能道也此非思為所能到也

金華應氏曰凱弟樂易藹然有禮樂之象而粹然有父母之心也必達於禮樂之原而後能充禮樂之用橫者充塞而橫流也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赤子痒痾疾痛無纖髮不切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禍敗必先知之蓋愛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之幾微萌芽者稍觸於吾身則吾不覺知焉如此而後無愧於父母之名矣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鄭氏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云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

孔氏曰此經子夏問五至孔子荅以五至之理此五者君民同有感之在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藍田呂氏曰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則此兩者皆出於禮樂故五至有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三無有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心不之道將何之矣詩以道志者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則必至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必成於樂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樂極則悲來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者也始乎志猶十歲曰幼學也終乎哀猶百年曰期頤也此五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其志氣塞乎天地可謂至矣非達於禮樂者不足以及此也聽欲傾耳視欲正目明字衍

長樂劉氏曰天子居上而志在富壽其民也皇作其極而民享五福則志至矣又何加焉民樂其富壽也則舞蹈形頌聲作故曰詩亦至焉詩至矣又何加焉富矣庶矣不教則亂是故倫其人以五品而序之以貴賤親疏尊卑長幼男女之別朋友之義四術之法行焉則禮至矣又何加焉曰五品克遜四術已明俗正風純王道極矣無樂以將之則不可以常久也於是辨五聲調六律陳八音興六樂而國風雅訟歌之鄉人焉歌之學校焉歌之朝廷焉歌之宗廟焉聞之者以感以化而久於其中矣又何加焉曰樂極則哀生生窮則死至古今之常道也故為之喪禮於上而民知所以仁於死喪也是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恤物物冒其恤則哀至矣聖人無為於上也而五者興於其民莫不至乎其極也為民父母者必基本於是焉

橫渠張氏曰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嚴陵方氏曰志之所之發乎聲詩者聲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言合乎法禮者法也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用貴乎和樂者和也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極存乎憂哀者憂也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然陰陽之理相為倚伏周而復始哀既生於樂矣則樂亦生於哀故終之以哀樂相生也五至若是則夷而無象視之不可見希而無聲聽之不可聞也目當前故曰正耳在傍故曰傾希夷如此則志氣塞乎天地豈為過哉蓋志者心所之氣者體之充塞乎天地則以言其彌滿而無間也志之塞乎天地由其持之以正而已氣之塞乎天地由其養之以直而已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以直養

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亦謂是矣

長樂陳氏曰致五至而至於志氣塞乎天地不亦大乎行三無而至於施及四海施于孫子不亦遠乎子夏可與言詩至於門人事洒掃應對進退之末是雖達詩人之意未達於禮樂之原也故孔子因其所問而告之以致五至行三無反覆以詩明之蓋所以長其善救其失也然言五至禮必先樂言三無樂必先禮何也曰五至為粗矣致之必自此以至妙故先乎禮三無為妙矣行之必自此以之粗故先乎樂又曰樂者樂也樂則為陽哀則為陰樂極則至於哀哀極則至於樂哀樂者人之所不能免猶之陰陽者天道所不能無也夫惟明於哀樂相生之不窮則哀復於無哀而樂復於無樂矣孟子言塞乎天地者專乎氣此言塞乎天地則兼於志何也蓋志之為物常先於氣而為

氣之帥氣之為物常後於志而為志之用孟子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又曰直養而無害則氣之所以塞乎天地者豈非志乎

廣安游氏曰志也詩也禮也樂也哀也相因而生相尋而至者也詩猶情也情動於中而為喜怒哀樂詩者喜怒哀樂之動而成章者也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情動於中而禮隨至以為節故禮亦至焉節之以禮而誠心樂之然後可以持久而不厭故樂亦至焉樂猶自樂也哀猶慈哀也自樂於已而後慈哀卹物之心君子之所病也故哀亦至焉言在已有以自樂而於天下有所不忘也易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君子之於道於其所當至者隨而至焉當其所感而其所當應者隨之而至此聖功也志至而詩不至則情有所感而喜怒哀樂失其和也詩至而禮不至則為情所勝而無節矣禮至而樂不至則久而厭矣樂至而哀不至則不仁矣故此五者必有以致之而後可也是功也治心於屋漏之際致謹於杳冥之中雖明目傾耳不可得而見聞也

馬氏曰五至者治己之事也治己莫如志故以志為先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則可與言言而履之禮也故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可以行行而樂之樂也故樂亦至焉治已至於樂則治之至也治己之至則人所憂不可不憂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者有出而與民同患之意也哀樂相生自然之勢也哀樂相生妙道也妙之道則以聲色求之其意愈遠矣志氣充於中則其精神與天地往來而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曰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山陰陸氏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漸次之序若此五至言頓至也一事妙五事俱妙

慶源輔氏曰詩之所言止乎禮義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言之不足則繼之以咏歌舞蹈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極則哀喜必有怒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自心之所發而至於哀樂相生其理雖洋洋然如其上如其左其右然非耳目可得而見聞也雖非耳目可得而見聞而志氣則充塞乎天地此又指其體而言之也

慈湖楊氏曰何謂至人皆有心心即志志即至無所復至倏然而思思無所起思而又思思無所止人自以為止所止者何所厥思亦何物執之而無得視之而無睹由志而為詩詩亦然也蓋發於禮儀禮亦然也於是乎樂生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則樂亦然也人情豈能終月樂終年樂亦

有哀焉有所惻焉則哀有所傷焉則哀或哀焉或樂焉哀樂相生其變萬狀於戲至哉孔子曰此雖使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哀雖至於哭顏淵慟矣而不自知樂雖至於孟子喜而不寐亦不可見不可聞也哀樂必有物非不可見也哭笑必有聲非不可聞也而聖人斷然曰不可見不可聞衆人之哀樂皆不可見不可聞也而衆人自以為可見可聞也哀與樂名也聞與見亦名也惑其名者失其實也志即詩詩即禮禮即樂樂即哀志氣即天地謂之充塞非過論也謂天地合德可也謂範圍天地可也其曰充塞乃因人心狹固井蛙不可以驟語海姑為是言也詩與禮與樂類也忽繼之以哀何也深明夫一體無二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又曰孔子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未有相生之言也而亦曰



至者何耶至即不可見不可聞彼惟不知可見即不可見可聞即不可聞故棄粗而求精棄一而求二

金華應氏曰五至三無其目雖多不出禮樂二者而已其曰哀者蓋禮樂之充積而樂易不忍之心惻然自生而五至所謂志與詩者特其感發之始而可以遡禮樂之原耳其機交相貫通而觸之則應謂之至者蓋周流乎精神之運者也其本極為深潛而索之無有謂之無者蓋超乎形迹之表者也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鄭氏曰子夏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也詩讀其為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鍾鼓之聲也逮逮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則民倣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賙卹之言君與民有喪有以賙卹之則民倣之此非有衰絰之服

孔氏曰此一節子夏問三無夫子荅以三無子夏更問何詩近之夫子荅以所近之詩以開子夏之意此三者皆謂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夙夜其命宥密此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夙早也夜暮也基始也命信也有寬也言文武早暮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今此以基為謀謂早夜謀為政教於國民得寬和寧靜故喜樂之威儀逮逮此邶風栢舟刺衛莊公之詩言仁人不遇其威儀安和

不可選數凡民有喪此詩邶風谷風之篇婦人怨夫棄薄之辭言凡人之家有喪此詩謂人君

橫渠張氏曰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

藍田呂氏曰先儒謂此三者皆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蓋樂必有聲其無聲者非樂之器乃樂之道也禮必有體其無體者非禮之文乃禮之本也喪必有服其無服者非喪之事乃喪之理也則此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無聲之樂和之至者也無體之禮敬之至者也無服之喪哀之至者也子夏雖聞此言而未深通以詩人之道長於人情故問何詩近之蓋欲通其倫類也夙夜基命宥密命者君之所出以施于臣民也基者謀始也宥者廣容也密者精察也文武之王基命宥密夙夜不息樂之者

也此近於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本作棣言其威儀富而閑習如棣之華萼光輝相逮不可選擇皆盡善也此於五禮初無定體是謂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其於喪者初無正服是之謂無服之喪也

長樂陳氏曰夫有聲之樂有體之禮有服之喪文也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情也有其文未必盡其情有其情無所事乎文此三無之所以為天下貴也蓋宥則寬而不迫密則靜而不發寬而不迫則無憂靜而不發則常樂此其所以為無聲之樂也威儀之可畏可象則不離於有體至於逮逮而不可選則歸於無體此其所以為無體之禮也凡民於已則無服匍匐救之則為喪此其所以為無服之喪也

嚴陵方氏曰宥則寬以致和密則深而能靜威則有威可

畏儀則有儀可象夫寬以致和所以為樂也然深而能靜則為無聲焉威儀逮逮所以為禮也然不可選則為無體焉匍匐救之所以為喪也然凡民而已則為無服焉夫三無之道豈止是哉詩之所言亦近之而已且聲固足以為樂矣然所以為樂者不在乎聲體固足以為禮矣然所以為禮者不在乎體服固足以為喪矣然所以為喪者不在乎服此三無所以為道之貴也莊子曰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禮法度數形名此詳治之末也哭泣衰經隆殺之服哀之末也古之人未嘗不以無為本以有為末焉以威儀無可擇故曰不可選也

馬氏曰三無者所以治人無聲之樂和也無體之禮中也無服之喪哀也夙夜基命宥密則和之至也而未始有聲威則可畏儀則可象威儀發於己乃其德之隅也以威儀之多所以為無體之禮也凡禮之所謂體者亦見於形名度數之間而已匍匐救之者哀之至也而未嘗有服故謂之無服之喪也

山陰陸氏曰孔子言無異乎老子所謂無也故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於此言略而聞之蓋商未喻也是以問其象類於詩至意難喻言有不能盡則所謂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引之以況至意而已非以喻無聲之樂盡於此也無體之禮無服之喪倣此變基言其基之矣故能其之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異是矣以逮易棣者棣逮也

廣安游氏曰文王夙夜基周家之命於寬廣靜密之地此陟降在帝左右與天為徒之時也與天為徒天下之樂孰大於此非無聲之樂而禮不在升降揖讓之間而在和而



不可選擇之際非無體之禮耶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言其  
 慈哀以仁存心也仁存於心之精微之地非無服之喪耶  
 慶源輔氏曰古人所引詩各以其意之所取而言之蓋不  
 必同也讀者各隨其事以觀之而不以辭害意焉則得之  
 夙夜其命宥密則無時而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  
 而不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

慈湖楊氏曰樂未嘗無聲必曰無聲非無聲也即聲也禮  
 未嘗無體必曰無體非無體也即體也喪未嘗無服必曰  
 無服非無服也即服也唯人徒執其聲故曰無聲徒執其  
 體故曰無體徒執其服故曰無服無聲天下之至實也而  
 徇名與聲者惑之聖人曰無聲所以破學者牢不可破之  
 定見也非以無聲為定論也又慮學者無從而求之使窮  
 其本始得其始則得其終矣曰基命所以原始也無聲之

樂日聞四方果日聞四方矣無聲即聲無體即體無服即  
 服無本末無精粗威儀實無體其曰不可選也是誠不可  
 選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是固無服之喪也即齊斬功總  
 之道也於父斬衰於母齊衰兄弟期降而功總哀誠有等  
 差皆一心為之也即匍匐救喪之心以喪其親則為齊斬  
 為擗踊為毀瘠一也非人之所為也天也天即人人即天  
 地即日月即四時即鬼神即禮樂之原原無所本亦無所  
 末本末之名因人心而生本末之實不可以人心而異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  
 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  
 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  
 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  
 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

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鄭氏曰言盡於此乎意以為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儆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

孔氏曰此一節子夏既聞三無意以說義未盡孔子更為說三無猶有五種起發之事何為其然然猶如是言何為如是盡也言其義猶未盡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初言不為民但不違君之志氣而已二云氣志既得者言君之志氣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方及

於遠也五云既起是興起也是從微至著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遲而已二則翼翼而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遠也初則內恕孔悲謂親族之內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遠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德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

藍田呂氏曰子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謂能起其意也君子服習近於三無之詩能起其意者猶有五焉則所言固未盡也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日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矣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矣上下同和則無乖異之變矣然則雖曰無體

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視人之喪猶己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之既充威儀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

嚴陵方氏曰大言光輝于外美言充實于內盛言無以有加盡言無有餘蘊起言有加而無已無聲之樂始以氣志不違者言內無所戾也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人從之故繼之氣志既從人從之則聲聞于外故繼以日聞四方日間不已則方興而未艾故繼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以威儀遲遲者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急故繼之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無乖離之心故繼以上下和同人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以日就月將久而愈大則不

特施于近又可以及遠故終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內恕孔悲言以其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眾故繼之以畜萬邦所養者眾則其德發揚于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于外則澤足以被後世矣故終之以施于孫子

馬氏曰志氣不違志與氣交養於中而無所逆不違未至於既得得者得中也既得未至於既從從者橫心之所念而無所拂也由不違至於既從則實成於己未見其名聞於人故繼之以日間四方四方者有所聞而已未見其有所行故卒之以氣志既起樂其有以發於外也無體之禮威儀遲遲言其舒而可愛也威儀翼翼言其敬也上下和同則愛與敬兩得之無服之喪始於內恕孔悲所謂視民如傷也內恕孔悲則哀在於心而未形於外故繼之以施

及四國繼之以畜萬邦由內恕孔悲至於以畜萬邦則其德明於天下故繼之以純德孔明至於純德孔明德及於當世而已未見其澤流於後世也故卒之以施于孫子凡此皆先後淺深之序也樂由中出故無聲之樂以志氣為先禮自外作故無體之禮以威儀為先哀則生於心也故無服之喪以內恕為先

山陰陸氏曰猶有五起孔子之言所以進商也董仲舒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不違非所謂德既得在我而已既從有在彼者也日聞四方又非特既從而已氣志既起至矣詩曰如日之升如月之恒不騫不崩此之謂也內恕孔悲主近以言施及四國四國遠矣以畜萬邦萬邦又遠矣純德孔明遠而不純純而無以垂後尚非其至也能莊而不能同能同而不能和非成德也日就月將言雖

如上所謂猶不已也施及四海至矣是之謂五起他倣此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無所不在故氣志既得亦是氣志既從亦是威儀遲遲亦是威儀翼翼亦是內恕孔悲亦是純德孔明亦是故曰道烏乎在曰無所不在石林葉氏曰樂以志為體以氣為用志與氣不相違然後得於心則氣志從矣氣從志則有主於內日聞四方則有動於外動於外則人之志氣起此所以為樂之終禮之緩則遲遲速則翼翼緩速既得其節則上下和而無間無間則日就月將而不已則施及四海矣所以為禮之終也喪以仁為主內恕孔悲則仁愛具於中仁及則其德明而可施於無窮故施于孫子所以為喪之終也延平周氏曰無聲之中獨有樂焉至樂也無體之中獨有敬焉至敬也無喪之中獨有哀焉至哀也至樂不離乎氣



志而氣志既起者至樂之終也至敬不離乎威儀而施及四海者至敬之終也至哀不離乎內恕而施于孫子者至哀之終也

慶源輔氏曰子夏因詩以識其意故贊其言之盛大如此雖然義理無窮不敢以為盡也故為疑端以發夫子之言然則商可與言詩蓋不特見於禮後之問前所云是其大槩耳咏歌其詩可以識其體矣然服而行之則其次第興起又有五焉此所言是也氣志不違則持其志無暴其氣矣氣志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矣氣志既從則養而無害日間四方則塞乎天地之間矣氣志既起則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合乎沖漠之氣象矣歷是五起則知夙夜其命宥密之詩真足以為無聲之樂矣威儀遲遲則閑習而不迫也威儀翼翼則敏給而不惰也上下和同則效乃見

於外日就月將則理益進於中施及四海則四達而不悖矣歷是五起則知威儀棣棣不可選也之詩真足以為無體之禮矣內恕孔悲則惻隱之生於心也施及四國則仁心之達於外也以畜萬邦則達於外者益廣而有以成物矣純德孔明則存于內者益大而充實光輝矣施于孫子則純亦不已萬古一息而不可以限量言矣歷是五起則知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詩真足以為無服之喪矣

慈湖楊氏曰子夏聞三無之論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是子夏未領吾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旨非美盛所得而言也亦非言所得而盡也故孔子又啓之曰君子之服之也又有五起焉服而念之暢而明之五起非有五者之不同也縱而言之錯而論之無不可者無聲之樂氣志不違氣志即樂匪異匪違無體之禮威儀遲

遲威儀遲遲不可度思無服之喪內恕孔悲其恕其悲孰  
 得而知無聲之樂氣志既得匪有得亦匪無得無體之  
 禮威儀翼翼威儀翼翼順帝之則無服之喪施及四國三  
 者一旨三者一德無聲之樂氣志既從何異何同昭明渾  
 融無體之禮上下和同此敬此恭何所不通無服之喪以  
 畜萬邦有安無危有福無殃無聲之樂日聞四方人皆聞  
 之而曰不知無體之禮日就月將不勉不強從容有常無  
 服之喪純德孔明皜皜精白禮樂同情無聲之樂氣志既  
 起斯起即止變化不已無體之禮施及四海此道大通無  
 遠弗屆無服之喪施于孫子禮亦如此樂亦如此三王之  
 德如此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如此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  
 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  
 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  
 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鄭氏曰三王謂禹湯文王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  
 也勞勞來也帝天帝也詩讀湯齊為湯躋躋升也降下也  
 齊莊也昭明也假至也祇敬也式用也九圍九州之界也  
 此詩云殷之先君其為政不違天之命至於湯升為君又  
 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於民遲遲然  
 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于九州謂使王也是湯之德  
 者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

孔氏曰自此至大王之德一節子夏問三王之德參天地  
 夫子答以三無私之事并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詩  
 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詩之本註言天命帝此殷家

世世行之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齊湯降下賢士能速疾不遲昭假假暇也湯以昭明寬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舒緩天於是敬愛之命之用事於九州為天子也此記註意與詩註稍殊

藍田呂氏曰德可為民父母固已至矣又進而大之則參於天地其道若在無私而已矣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則是其德與天地參矣是故王道莫大於無私也先儒讀至于湯齊為躋詩本如字又讀聖敬日齊為齊詩本作躋當以本文為正帝之命殷不相違戾以至于湯而皆齊一湯之屈已下士敏疾不遲故其聖敬日以升進然其昭顯假至于天未嘗汲汲然以致天命而已是故天命用事于九圍也湯之德如此所以能參於天地也

嚴陵方氏曰彼兩而我三之之謂參天立乎上地立乎下人則立乎中所謂參天地者如斯而已曰三王之德又以見非其德則不足以有所立也且立德以居體固已能參之矣至於興事以致用又有在乎奉之焉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用方其參之以居體則止以天地為言及其奉之以致用故兼之以日月也其曰以勞天下則其為致用可知矣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又曰愛之能勿勞乎皆勞天下之謂也且以力營事曰勞勞天下所以營事而造業也曰勞天下則與在宥天下者固有間矣夫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為天下者得不奉此三者以勞之乎雖然勞之而已苟有私焉人得無怨乎故其所奉者主於無私也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故曰

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不照故曰無私照詩之所言是湯奉天無私之德也而不及地與日月者舉大以該之也言湯而不及禹與文武者舉中以該之也

石林葉氏曰所謂參者即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必合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帝命不違先天者也至于湯齊後天者也湯降不遲下人者也聖敬日躋人尊之也惟其下人而人尊之故昭假遲遲惟其先天而不違也故上帝是祗則命式之以九圍亦順乎人也馬氏曰聖人無私故能成其私

慶源輔氏曰勤勞於天下無私之大者也禹之治水湯武之征伐又勤勞之大者也無私之理一而已而見於致用者不同廣言之者欲體之者之易也止於三者以是三者顯而易知也詩之言湯其義廣也今取以證奉三無私以

勞天下如此然後可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下所引詩皆同

山陰陸氏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正湯之詩也故曰是湯之德也嵩高惟嶽峻極于天非文武之詩也故曰此文武之德也弛其文德洽此四國非太王之詩也然太王於此猶有未優故曰太王之德也三代之德倣此蓋言三代則非禹湯文武

金華應氏曰商詩言先世積德之盛帝命相應而不違至于湯而氣數適與之齊故湯生於此時而不遲也降猶自天而降也湯雖應運不遲而惟急於日新之德其昭著感假遲遲不迫惟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也是其奉天而無私心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

靈風靈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此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

孔氏曰此經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為教風霆雷霆也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眾物感此神氣風霆露見而生神氣風霆天地共有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偏繫於地春秋冬夏是天之神氣也

橫渠張氏曰窮理乃所以為學也舉一物皆有所從來無非自大原中出常存諸心與己一本故可以盡性命之理孔子謂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夫天地變化昭昭示人於覆載之間人莫不見之然未有能窮其理安於不知冥冥以死謂之教者使之感發開悟人也但其理

儘有易學雖不可卒然亟盡姑熟玩眾理驗之以聞見會歸既久一日沛然左右逢原必心得而後已故窮神知化為德之盛天道至教凡見於造化者皆糟糠然無非教者藍田呂氏曰此衍神氣風霆四字蓋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秋冬風雨霜露所以釋天有四時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衍此四字可知也春秋執生殺之機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霜露施于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之動蕩霆之震耀流形于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獨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

慈湖楊氏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寂然渾然其教我昭然自地而上莫非神氣神氣之可指者如風霆

風霆作而芽甲形庶物露生寂然渾然其教我昭然其  
在我也為百骸九竅為視聽言動為氣志嗜欲寂然渾然  
又何其清明又何其如神也即人即神姑曰如神何以驗  
其神宣王未出而臨涖天下也而嶽先降神生甫及申何  
為其神至於此道通為一其心甚神子思曰大哉聖人之  
道洋洋乎發育萬物萬物聖人實發育之也天者宣王之  
高明地者宣王之博厚山川宣王之流峙雲雷風雨宣王  
之震動散潤嵩嶽宣王之嵩嶽申甫宣王之申甫在古不  
為先在今不為後渾然寂然昭然不澄治而常清不思慮  
而常明

嚴陵方氏曰天以氣運乎上故其教以四時為主地以形  
成乎下故其教以庶物為主言天之四時則其序先於風  
雨霜露者四時以風雨霜露為之用故也言地之庶物則  
其序後於神氣風霆者庶物以神氣風霆為之體故也且  
四時之在天一往一來莫不有先後之序盈虛之數庶物  
之在地一動一植莫不有大小之別多少之分則聖人之  
設教豈能舍是哉故曰無非教也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  
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  
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行而成形故曰風霆流形形成而  
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夫風之行也植物之甲者莫  
不拆霆之震也動物之蟄者莫不蘇則庶物露生於此可  
見矣若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  
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故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楊  
子曰鼓舞萬物其雷風乎蓋以是也

馬氏曰天主於施而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所以施也地主  
於生而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生也所以為

教在其中

慶源輔氏曰天地之間物各有理人能體之皆有得於己是又不特奉三無私而已凡四時六子昆蟲草木無非教也又反而求之於一身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則是理固存於我矣蓋有不必求之於外者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又明是理所在天地人物無異致也故引嵩高之詩以證之十亂之生豈非天地之所以賚文武者乎故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金華應氏曰是篇論禮樂之原至深至遠而實以志氣爲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志氣如神則充養之妙而無間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其中論五起而反覆以志氣爲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夫子發其端而未究孟子闡其祕而無餘其原流深哉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鄭氏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謂聖人也嗜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爲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爲之先出雲矣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爲之生賢輔佐仲山甫及申伯爲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于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無私之德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

孔氏曰此一節明周文武之德言清靜顯著之德在身氣志變化妙如神也詩大雅崧高之篇崧然而高惟是五嶽

其形峻至於天降此神靈和氣而生甫侯及申伯也文武  
 所得賢臣唯為四方蕃屏及四方宣揚威德不私為己是  
 奉天無私之德也案詩甫侯謂呂侯也穆王時訓夏贖刑  
 與申伯俱出伯夷之後掌嶽祀有功故嶽神輔助宣王為  
 生申甫又詩烝民稱仲山甫之賢與嵩高生甫及申全別  
 蓋此鄭註在前故以甫為仲山甫在後箋詩始得毛傳知  
 甫侯申伯同出伯夷故與禮別也

橫渠張氏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言聖人也者欲猶言  
 祥福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

藍田呂氏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  
 神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者欲  
 將至則有開於興王必先以生賢有開於興王譬猶天降  
 時雨也必先以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崧高者生賢之詩  
 也宣王中興之王也申甫間生之賢也故能為周翰以蕃  
 于四國宣于四方也文武之德如此無詩以言之故取類  
 以明義也

嚴陵方氏曰有清德在躬不為物所撓則其氣如神矣有  
 明德在躬不為物所蔽則其志如神矣者言外之所者欲  
 言內之所欲謂所願之事也將至謂有所由來之漸也其  
 來也必有以開其端而為之兆焉故曰有開必先

馬氏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則其養於中者妙矣養於中  
 者妙必有徵於外故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  
 出雲所以徵於外也此宣王之詩而言文武之德者蓋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石林葉氏曰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適其驗於外者如  
 神也以其如神故者欲將至有開必先中庸曰見乎蓍龜



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之至則亦虛一而靜者欲將至而先動乎四體者人也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國家將興而五嶽必生輔助者天人之相應也然以申甫爲文武之德則先王慶澤之深後世子孫其逢吉歟

眉山家氏曰天德清明而記曰清明在躬則知吾之所存亦天德也可不知自重哉

新安朱氏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此語却是切疑有物訛爲耆欲其兆訛爲有開

新定邵氏曰嗜欲二字古人以明可願之事不特孔子閒居言之也祭統載衛孔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延平周氏曰申甫之所以生者以宣王也而必曰文武之德者蓋宣王之所以中興者以文武也

廣安游氏曰聖人能致五至而行三無志正而氣從其身湛然清明故志氣如神與天地相似心之嗜欲將至於已則已必先知之若有開之者爲之先也如天降時雨山川先爲之出雲也記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至誠如神與此同意且天地陰陽剛柔之氣其行於天地之間皆其所當然者何從而至哉蓋其理生於至無而達於萬有起於杳冥而著於昭昭聖人之道能用力於杳冥之中故其所成就與天地相似至如此也天人之道不相合則其事若不相及聖人與天地相似則與天爲謀所謂甫侯申伯周之賢佐實猶嶽之降神而生此言其與天通此雖宣王之詩然申甫皆四嶽之後受封於文武之時世有賢材以佐周故當宣王之時甫申皆爲周之翰孔子推本其所自蓋由文武積德感召而然也

臨叩魏氏曰孔子閒居之篇不知孰為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為風雨霜露為風霆流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為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由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是豈數數然哉真有以關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矣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鄭氏曰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敢不承乎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孔氏曰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詩並大雅江漢之篇美宣王此記之意明明天子謂三代之王也詩本文弛作矢矢陳也言宣王陳其文德和協四方之國此謂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居幽辟狄徙岐山之陽而王業起也

藍曰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慰服人心然後可以興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以矢為弛以洽為協聲之物也此亦宣王之詩而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為三代之德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為大王之德皆取類言之也此篇始論為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為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為故以崧高江漢之詩申言之也嚴陵方氏曰必先其令聞由其有令德故曰三代之德也馬氏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而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者令聞之實有以先之而已此周詩而言三代之德以其先於令聞之意則同也言三代之德而又繼之以大王者蓋周之興本由大王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也大王未始翦商而云爾者詩人推本而言之山陰陸氏曰且崧高江漢宣王之詩也今更以為文武大王之德何也其揆一故無二也亦宣王不能如是不足以使周道粲然復興

廣安游氏曰脩之於杳冥之中若寂然而無聲及其發達而播聞則令聞不已此言其脩之於至隱而發之於至顯三代聖人皆有此學皆有此德故曰三代之德也施其文德協此四國亦宣王之詩而孔子本之太王蓋文德由大王而來也詩書所謂文人皆言周之先祖也所謂文子文孫皆言其子孫也矢其文德言發之於外而粲然可觀也慈湖楊氏曰子夏記先聖之言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先聖殆曰三代之王必令聞先著而後四方歸之于以明盛德之驗非以令聞為先務也先其字豈子夏記錄之差耶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不已之間非雨盈溝澮涸可立待之譽是為實德之譽



禮記集說卷第一百二十一  
坊記第三十

孔氏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哉故經解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之道故不可以不記矣

龍泉葉氏曰先王所以坊民者大矣夫道散而難名民聚而無所定方當教化未明之初天下之人無有君臣上下尊卑長幼之節聖人制禮以先民立坊以示之凡所以使民安行於坊範之中得以遂其所欲然後飲食男女養生送死之具皆得安其所當然由是言之君子之為禮非以禁其欲而行之乃是為之坊以遂其欲也譬如人之一身

自頂至踵皆有以自衛寒則有寒之坊暑則有暑之坊方其見所尊對所敬在外而有其坊方其燕居褻服在內而有其坊若使此身無坊豈能一日安養又即是而推之人之居室將以安其身也上棟下宇垣牆障設無所不至然後可安若其有一隙一穴之不備則一家為之不寧聖人以天下之民病於無坊而不能以自立是以朝廷之上相與為之制作有損有益有紀有序世變相從先後相繼使大坊既立君臣上下尊卑長幼之序秩然而不可亂孰能自越於斯禮之外者當周之衰聖王不作所以坊之之道浸以廢壞始有悖先王之大坊自為之規模者故國異政家殊俗權謀詐偽之俗成攘奪戕殺之禍起凡天下之民出私意任小智紛然出於制度坊閑之外孔子之徒號為儒者之學深考古昔見後世風俗之變思先王之大坊以

為皆必有深意原其至微至眇制作於百世之前以為百世之後苟廢而不治則大弊極亂將不可救然當世之人自越於法度之中而先王所謂坊者亦蕩然而不復有先王之坊既失自秦以後由漢及唐數百年之間其上之為君者各自制作以為吾之大坊足以安利天下休養生息此其弊雖不至如暴秦之以甚而率皆苟簡無復美意或以智力或以詐謀或以術數或以刑名又復有疏闊朴陋將使姦雄之人見其坊之不足恃始跌蕩於規矩準繩之外而為干君犯上之事豪傑超越之士以為其坊之不足由而率意妄行無復軌轍至於自棄其身於異端邪說者有之矣古之聖賢所用以坊天下其為纖悉不可以一端盡自夫率意自用而出於坊制之外者每每操切以坊天下先王之道常每病於難明學者能由是道而推之嚴於

自坊而寬於坊民於天下之事深察曲盡以之處朋友以之處家庭以之處鄉黨以之事君而治天下其間事變之難易人情之逆順要能引天下於法度之中而無失於先王之大端而已讀坊記一篇又知儒者見其本根考其源流其意甚善而其所操猶有未盡後之學者得其所謂本始者究心焉則古人錄是篇之意見矣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言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命謂教令孔氏曰此一節發端起首總明所坊之事此篇三十九章唯此一章稱子言之下悉言子云以此章一篇總要故特稱子言之也但此篇所坊體例不一或數經共論一事或

一經唯說一事或引詩書結之或不引詩書皆無義例君子坊民之過譬如坊之礙水坊民之所不足釋立坊之義也由民踰德故設禮以坊民德之失制刑以坊民之淫邪設法令以坊民之貪欲

橫渠張氏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辟讀如譬喻之譬下云禮刑命即君子之道也命以坊欲命謂規矩制度禮以坊德德逸德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之道原於心者也心有非辟則害于其道必有禮以正其志然後非辟之心銷而德義之心作矣故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與者疑而未定之辭若夫凡民則不知用禮以坊其心是以非辟之意萌於中而害于其道而莫之知也刑於言行悖于禮法觸于刑憲中失於內仁義不足于外矣故曰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而

民猶踰之此言其違悖禮教而觸乎刑者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有禮以坊德有刑以坊淫有命以坊欲其為坊也可謂大矣然或失於德而犯禮或溺於淫而犯刑徇於欲而犯命故曰大為之坊民猶踰之若失於德溺於淫徇於欲者則所謂辟也

馬氏曰禮所以制中故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禮以坊德所謂戒之用休也刑以坊淫所謂董之用威也命以坊欲則聖人道化之盛也

山陰陸氏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言君子之道以譬則坊也道民之所不足者也坊民之所不足者言民之所不足者坊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是之謂民之所不足命以坊欲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慶源輔氏曰禮以為坊則德不失故曰大德不踰閑人有所畏則不敢縱禮以坊德刑以坊淫略而言之也至於命以坊欲則又入深而言之是三者所謂大為之坊也彼因一事設一禁者豈君子之道哉

金華應氏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欲動情勝人欲熾盛而有餘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坊其所不足制其所有餘性之善為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之蕩為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德則入於淫故出禮則入於刑聖人坊民之具至是盡矣然人之欲無窮非防閑所能盡聖人於是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截然不可踰也天命至嚴人力莫施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以肆矣詩曰抱衾與裯實命不猶苟不知命有貴賤則賤妾進御求逞其欲何能盡其心乎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鄭氏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為嫌

孔氏曰此一節明小人貧富皆失於道故聖人制禮而為之節文也聖人制為富貴貧賤之法不云貧賤略其文也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須有法度不至驕也為貧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調不令至於約也貴謂卿士之屬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嫌恨君祿爵之薄也益漸也亡無也為亂之道漸無也不云賤者從可知也

長樂劉氏曰約謂愧恥乎其不足所以愧恥之極斯為盜矣驕謂踰違於禮法所以踰違之極則為亂矣聖人所以自天子至於子男為之田制而差其禮樂之度數也自卿大夫至於庶民為之祿制而定其食用之等降也上下既分民志一定而僭偏不興於其心故亂益亡者禮之制也嚴陵方氏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則不足有羨彼之志故約斯盜驕則不遜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人之情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而已下兼言貧而上止言制富貴者禮之所難制尤在於富貴故也言富必繼之以貧言貴不繼之以賤者難制者在所詳易制者在所略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匹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若是則各得其制而反相治矣





山陰陸氏曰貴不慊於上若上公如王之服是也故亂益亡怨亂每言益亡以亂易而難治怨易而難懷故也

石林葉氏曰貴賤尊卑者節也升降上下者文也有節以制其等有文以別其位則富不驕貧不約貴不慊於上雖然禮之所則者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約是氣歉驕是氣盈坊主於禮故此著言之作者之謂聖故制富貴聖人之事也慊謂滿足貴不慊於上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之意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鄭氏曰大族衆家恒多爲亂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

寧安也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二尺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

孔氏曰此一節明上下制度有限坊其奢僭畔逆之事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家族衆而得寧如此三者天下極少故云寡矣引詩大雅桑柔之篇刺厲王之詩也天下爲惡者多故爲限節諸侯之國不得過千乘之賦卿大夫都城不得過越百雉卿大夫之富采地不得過越百乘於時卿大夫亦有畔而獨言諸侯者舉其重餘可知也 皇氏曰案司馬法云城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註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爲十里除溝洫之

地則為八里故云六十四井出車一乘註云成國之賦千乘者襄四十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滿千乘則為成國是公侯之封也案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過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註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其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大司馬云五師為軍則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是一鄉出一軍又云天子六軍是出於六鄉凡軍制大司馬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師之制也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故鄭註小司徒云鄉之田制與遂同則知遂之軍法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故鄭註匠人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則知公邑地制

與鄉遂同明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為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註小司徒井十為通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公卿大夫采地出車之制也其王畿之外謂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故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其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馬一匹牛三頭丘四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故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以釋之此皆謂天子諸侯丘賦也又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閒委曲鄉遂公邑細別不同也故魯頌云公車千乘謂大總計地出軍

也公徒三萬謂鄉遂兵數也是國界計地與鄉遂數不同諸侯成方十里出賦之時雖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臨對敵戰之時則同鄉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之屬也故左傳云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兩卒一卒適吳是臨軍對陣同鄉法也牧誓云武王戎車三百兩孔註云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則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牛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周禮馬質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云方五百步者六尺為步五六三十故三百

丈為五百步云子男之城方五里者周禮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以五為節國家謂成方也是子男城方五里也云百雉謂大都三國之一者言子男五里積千五百步左傳云大都參分國之一子男大都三分國城而居其一一是大都五百步為百雉也經云家富不過百乘者諸侯之鄉采地也故左傳云唯卿備百邑地方百里也直云為卿百邑未知天子諸侯公卿大夫采地大小案鄭註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又云采地食者皆四之一說者據此以為公食百里卿食五十里大夫食二十五里其諸侯之卿大夫傳云卿備百邑論語云百乘之家此據諸侯臣之采地則公之孤侯伯之卿與天子三公同俱方百里公之卿與侯伯之大夫俱方五十里公之大夫與伯之下大夫俱方二十

五里其子男之地唯方二百里以下其卿之采地不得復方百里案易訟卦註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唯有此文其子男中都大都無以言之案鄭註論語云伯氏駢邑三百家云齊下大夫之制似公侯伯下大夫唯三百家者但春秋之時齊之強臣尤多故伯氏唯食三百家之邑不與禮同也

嚴陵方氏曰制國不過千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國是也千乘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之法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都城不過百雉即左氏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都蓋公卿王子弟所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謂百乘之賦也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也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

也於國言制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而已所坊之事不止於民經每以民為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為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俟乎人為之坊矣

山陰陸氏曰天下其幾矣言其於治幾矣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如彼今如此其於治可謂幾矣制國不過千乘千乘之國舉成國也子男蓋不與故曰七命賜國千乘之賦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則自伯以上千乘之國百乘自縣內觀之以七十里之國也地方百里為車百乘則卿所受地蓋有元士之地附焉春秋傳曰唯卿備百邑先儒謂卿備百邑地方百里然則卿之地百里猶諸伯之地三百里也

石林葉氏曰貧而無怨難能好樂則處貧之至愚夫愚婦

一能勝予衆而以寧者則處衆之至以樂處貧禮處富則寧衆者固處貴之事也有土地則有兵車乘者車之所以載也故制國則言乘雉之爲物守死而不犯分有自衛之道也故都城則言雉諸侯雖其富貴不極而其爲國千乘百雉至於大夫則其上亦有君非備貴者也故止言家富而已先王辨貴賤之分而諸侯大夫等差如此者蓋坊民爲主其弊也諸侯倍畔以相篡斯謂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者此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鄭氏曰朝廷之位謂朝位也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爲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言皆爲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也人猶惡其欲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孔氏曰自此至犯君一節明章疑別嫌恐尊卑相僭使人疑惑之事疑謂是非不決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禮以分別之楚越書葬則當稱葬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

盍旦欲反夜而為旦猶臣之奢僭欲反下而為上也此逸詩僕及車右身衣朝服故曲禮云乘路馬必朝服是也其朝服之內則有虎裘狼裘故玉藻云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僖五年左傳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又公羊成二年鞏之戰逢丑父為齊頃公車右衣服與頃公相似是在軍同服

長樂劉氏曰尊卑疑者辨之以親疏親疏疑者辨之以貴賤貴賤疑者辨之以先後先後疑者辨之以德齒此禮之章明乎其疑也

嚴陵方氏曰若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故不迎尸於門外以明其疑茲非禮所以章疑者乎士唯說齊衰於公門以表其微茲非禮所以別微者乎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別有位則各安其分

而不爭矣故民有所讓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有土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盍旦即月令所謂鷓旦盍何不也何不旦是求旦而已故名之以此人患之者以其亂晝夜故也君臣之別晝夜之相也其可亂之乎故引逸詩以況之乘車之法君在左僕在中央勇士在右

馬氏曰王祭賓客有旅賁服王之服而趨節服氏服王服以維王大常其在軍陣則射人命有爵者乘王之倅車而皆無與王同車者

石林葉氏曰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似同而異章言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似有而無別言其有辨也明言其既著也以其顯疑故貴賤有等以其辨微故衣服

有別貴賤以爵列也爵以詔德觀其貴賤則知德之有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觀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小大也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故曰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禮之別微則衣服有別至別嫌則親疏異矣故同姓親也不嫌於為同不同車所以遠之異姓疏也雖與同車嫌於為異不同服所以別之故民不嫌也因其爵之貴賤而後推及君臣因其衣服之差而後推及於車其坊民如此同姓猶有弑篡者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亂益亡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已則近貪已勝祿則近廉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簋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

孔氏曰所引詩小雅角弓刺幽王之詩相怨一方共相怨恨各在一方不相往來引之者證上每事須讓也

嚴陵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慕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益亡夫權輿之無餘不害為賢者伐檀之素餐君子所不為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以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禮六十以上簋豆有加故觴酒豆肉以犯齒言之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衽席之上以犯貴言之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故朝廷之位以犯君言之禮以卧者為衽坐者為席合言之一也

石林葉氏曰富貴貧賤以道得之皆所不辭君子有時而辭者所以教民順也古者以功詔祿以久奠食蓋食與祿異也食浮於人則為非義故君子寧使人浮於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已先人而後已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已則不驕先人而後已則不爭故民作讓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揚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皆謂是矣

山陰陸氏曰引此者著於君尚如此其他可知也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借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借死而

號無告

鄭氏曰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引衛夫人定姜之詩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為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借死而號無告言死者見借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冤無所告無理也孔氏曰此一節明坊人借死嚮生之事利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先與死者而後生者則民皆不借於死者也亡謂身為國事亡在外先與在外亡者而後於國內存者則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所引詩邶風燕燕之篇衛莊姜送歸妾也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記以勗為畜鄭又以為衛定公夫人定姜之詩與詩註不同者後得毛傳故也凡註與詩不同皆倣此



嚴陵方氏曰死謂為國家死其事者亡謂為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必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勤於孝思矣故曰民不備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託號無告者呼而無所告訴也

廬陵胡氏曰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此邨風燕燕篇衛莊姜送戴嬀令以婦道勉已也寡人莊姜自謂此以勗為畜鄭又以為衛定姜之詩令獻公畜孝寡人鄭之自相抵牾多此類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鄭氏曰言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班祿賜車服則讓道與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人尚德不尚言也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孔氏曰此一節明尚賢能重言行之事約言為省約小人行在於後必先用其言君子則後言先行其行二者相互也

長樂劉氏曰君子所好民所趨也齊國有家而尊貴賢人則其民莫敢不礪乎德也輕賤祿利則其民莫敢不忌於廉也德充乎內而廉發乎外則禮讓興焉技巧者偷薄之俗所為人君尚乎技巧之工則舟車之工賤而未藝興焉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祿尚技而賤車皆謂任賢使能錫

予之而無所吝也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也言祿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必有以踐其言焉故繼之以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石林葉氏曰君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小人則務詳於言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也小人務先以言

慶源輔氏曰人閑則祿優然國家之所貴者貴其人之賢不貴其祿之優則民興於讓也車雖工之所聚然家國之所貴者貴其技之聚不貴夫車之器則民興於藝也君子約言務實也小人先言尚華也

金華應氏曰以德以能而詔爵祿以功以言而庸車服此隆古定制也迨德下衰祿未必及有德車未必及有能或不稼而取禾或車甚澤而人瘁人君必貴其可用之人而不以祿之富者為貴貴其有用之技而不以車之華者為

貴則賞必當功而虛言飾貌者無所售矣記者又別君子小人言之蓋君子尚實行而不事虛言小人無誠心而專尚利口此人主所當察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眾民之言以為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愛之如天矣言其尊也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孔氏曰此一節論上取民言則民報禮重之事上不取民言違戾於下則民人怨怒以犯於上也下不天上施言下不仰君如天敬上之恩澤則禍亂之事起也所引詩大雅

板之篇刺厲王之詩證上酌民言之事

嚴陵方氏曰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之所為未嘗不以民也夫上酌民言則與天合矣故下豈有不天上施者乎言必曰酌者以言有當否斟酌而後行之也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曰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而無以相治故曰亂也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上酌民言矣民之報禮重則下天上施矣

馬氏曰君子之於庶言同則繹之而已故曰酌猶所謂稽于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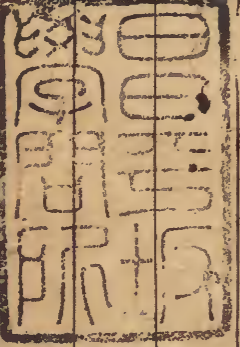
山陰陸氏曰酌之於民還以治民是之謂天所謂雨蓋如此老子曰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是之謂犯夫我無為也順民而已豈有犯哉

廬陵胡氏曰民言醫國之藥石也取以為國則合天下之公願民被其澤戴之如天矣是下天上施也

慶源輔氏曰上酌民言則上敬其下也下天上施則下尊其上也上下一理而君者民之表也古人為民是畏信則使民之可信讓則制行不以己制民尊君如天盡敬事之誠則報禮可謂重矣然民不能自爾也在上之人有以致之耳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一

通志堂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禮記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十一

160

